

從韓國檔案管理制度解析韓國總統檔案館之發展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orean Presidential Archives from the Korean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王郁潔 Wang, Yu-Chieh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安智鉉 An, Ji-Hyun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壹、前言

總統檔案直接關係到總統職位的重要性。在總統制下，即是由在決定主要政策方面，發揮著最重大影響力的總統所產生的檔案，其具有反映時代歷史的重要意義。為此，擁有政治敏感性的總統檔案，比其他公共檔案更需要政治中立性、獨立性、專業性以及客觀性的保障。因此為了客觀地評鑑歷屆總統，對總統檔案進行系統管理是必須的（Lee, Oh, Jung, & Youn, 2018）。

而日前，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推動國家檔案館的籌設及興建，並於西元（以下同）2021 年開始興建，將落腳於新北市林口區，投入興建經費約新臺幣 20 億元，預計於 2025 年啟用（林資傑，2020；檔案局，2020）。首座國家檔案館占地 2.6 公頃，規劃建置 100 公里國家檔案典藏容量。該館將同時具有國家記憶素材中心、國家記憶應用研究中心、國家記憶學習中心、國家記憶專業技術研發中心等多元功能，讓國家智慧資產獲得最周妥的

保存，以永續典藏國家檔案（李欣芳，2019）。薛理桂（2019）也針對臺灣國家檔案館營運管理展望提出了 8 項建議，其中一項建議即是成立總統圖書館。最早的美國總統圖書館可以追溯至 1939 年，由美國的前總統羅斯福捐贈位於其出生地海德公園的土地及建築給政府，並由其友人與非營利機構集資建設圖書館與博物館。羅斯福認為總統的文件應屬於國家資產，應可提供給民眾使用，因而成立了首座總統圖書館。不過 Nam Young-Joon（2011）認為「美國總統檔案館的經營是個別的，但檔案管理是國家統一管理的。所有總統相關檔案在個別檔案館和國家總統檔案館之間統一收集、管理和提供是最有效的方法」，強調了國家總統檔案館的中心功能；另外，第 2 任韓國總統檔案館館長認為，總統檔案館不僅是時代精神的寶庫，亦是以國民團結的時代使命作為其價值之機構，並指出總統檔案館首先要成為國民可以輕易找到，而且父母可向子女自豪說明國家歷史的複合文化空間（Jung-Ang Sunday website, 2011）。

臺灣與韓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僅受到各自內戰的影響與美國的介入及援助，在其後長期的分裂、戒嚴乃至民主開放，及至兩國開放後採用相同的行政體制，都使兩國成為東亞地區唯二設置總統一職的國家。而總統貴為一國元首，其所產生與接收之相關文書及物件，因產生者與產生環境的特殊性，不論在歷史、研究與教育等層面，皆具有高度保存價值，其中尤以總統制或以總統為國家主權象徵的國家，其總統所產生之文件尤為重要（吳宇凡、薛理桂，2013）。

韓國於 2003 年 11 月成立亞洲最早的總統圖書館—金大中圖書館（Kim Dae-Jung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website, 2020a, 2020b），且自 2008 年正式營運的韓國國家紀錄院（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其轄下有 3 所檔案館，分別是國家檔案館、總統檔案館及歷史檔案館，其中總統檔案館典藏了韓國第 1 屆至第 17 屆總統檔案與文物、電子文件等（周旻邑、莊詒婷，2010；Presidential Archives of Korea, 2019）。韓國總統檔案館是以 4 個目標為出發點所建立的，第一是建立總統永久記錄機關：為了永久保存歷任總統的國政核心檔案，設立擁有最尖端設施設備及專門人力的永久檔案機關；第二是建立綜合服務中心：建立能使國民容易利用總統檔案的基礎設施，如展覽館、圖書館、教育及研究支援中心等綜合服務中心；第三是構建社區標誌性建築：透過建造代表性公共建築，建立社區標誌性設施；第四是建立總統檔案文化的場所：建立總統檔案共享及交流的場所，打造國民參與和學習共存的文化場所，此項更具有重大意義（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2015）。而近期韓國社會也有呼聲要在現任總統文在寅卸任時，成立新的總統圖書館，不過目前這個計畫已經因為總統本人不希望成立新的總統圖書館而取消（Kim, 2019）。

臺灣的總統圖書館，最早可以回溯至 2003

年社會上開始有呼聲，有意要為前總統李登輝籌辦臺灣首座總統圖書館（王正寧，2003 年 10 月 21 日）；不過至 2015 年該計畫最後未果（郭瓊俐，2015 年 3 月 13 日）。近日則因前總統李登輝過世，成立「李登輝總統圖書館」的議題又再度被提起（李欣芳，2020）。因此目前臺灣只有國史館典藏歷任總統與副總統的檔案，但是由於法源的因素，國史館根據《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非屬檔案性質之總統文件乃歸其管理，而屬於檔案性質之總統檔案則是由檔案局根據《檔案法》徵集管理，導致總統文物與檔案是分散存放的現況（吳宇凡、薛理桂，2013）。

貳、韓國檔案管理發展

一、韓國檔案管理四個時期

韓國近代歷史背景特殊，歷經日治時期（1910-1945）、光復後美國政府時期（1945-1948）、內戰時期（1950-1953）及長期的獨裁軍事統治時期（1948-1993），也因此韓國國家檔案的管理相較其他國家來得複雜。韓國總統文件的發展乃以韓國獨裁軍事統治時期的 1948 年為肇端，總統文件的徵集與管理的發展亦以此時期為初始（吳宇凡、薛理桂，2013），因此 Suh Hye-Ran（2009）將韓國檔案管理發展各個階段分為導入期（1948-1980 年代中期）、準備期（1980 年代後期-1990 年代）、發展期（2000-2007 年）和轉換期（2008 年以後）。

（一）導入期

1948 年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以後，檔案在韓國僅被視為行政作業的工具，用以透過檔案管理及保存來保障行政的透明度和責任性，對於檔案管理具有「歷史傳承」基本使命的認知度較低。在政府成立初期，與檔案管理相關的規範內容和

形式都沿襲了日治時期的朝鮮總督府規定。因此，當時的檔案管理與事務管理沒有分開的，且被視為輔助性工作（Lee, 2009）。

1961 年，透過軍事政變而掌權的朴正熙政權，追求行政組織的效率化和公務員業務執行能力的提升，採以簡化檔案處理和標準化檔案管理制度方式進行改變。但當時政府只是從行政效率化和業務執行能力提升的角度來追求檔案管理體制的改革，因此忽略了檔案的行政價值與歷史價值。且從簡化業務的角度考慮下，為了要減少龐大數量的檔案而採取非常寬鬆的鑑定，因此一些重要的檔案文件隨著行政環境的變化或因行政所需而容易被銷燬，並在管理上被忽視（Suh, 2009）。

（二）準備期

韓國開始對檔案管理產生進一步的認識是在 1980 年代末期。當時許多研究者為了啟動檔案管理相關事業，提出以下建議方案（Korea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6; Kore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ociety, 1989; Yi, 2003）：

1. 擴大國家檔案館的功能，強化政府、立法部和司法部檔案，以及統合管理國內外民間檔案的國家檔案館的地位。
2. 為了不因庫房空間不足產生儲存上的問題，建立獨立辦公大樓，分階段設置在不同區域的保存設施。
3. 因應地方化時代，完善地方檔案管理機制。
4. 補充檔案管理專業人才。
5. 大學加強檔案管理相關培訓及檔案管理專業人員出國考察等教育培訓工作。

1992 年制定了公文分類及保存的規則。該規則確定公共檔案保存期限的具體標準、調整合理保存期限，並嚴格限制那些已有初步認定保存期限之檔案，進行任意變更，力求改進檔案鑑定制度。另一方面，分類法也維持和先前一樣，保

留政府職能分類方式，但嚴格執行十進分類法，引入註記和相關索引，採用圖書館所使用的分類法。但該方法未能考慮到檔案具有關聯性這一特質，切斷了檔案脈絡，導致具歷史價值的檔案難以得到妥善管理和保存（Lee, 2008）。

1988 年，在軍方獨裁時代相關聽證會舉行的過程中，許多加害者單方面誣衊受害者，但遲遲無法提出具體證明。因此社會大眾開始意識到具有行政稽憑價值檔案的缺乏，並開始關注檔案管理。而為了提高落後的公共檔案管理水準，認為有必要進行檔案管理制度改革的想法，開始擴及到行政機關內部和政治圈。1998 年 2 月，金大中政府成立之際，總統職務接管委員會將檔案管理法的制定設定為「國民的政府 100 大政策課題」之一，國家檔案館於 1997 年 1 月 30 日成立「國家檔案管理法制定準備工作班」，該法於 1999 年 1 月 29 日通過（Suh, 2009）。

（三）發展期

《公共機關檔案管理法》的第一條中明確指出，檔案管理的目的是「安全地保存檔案遺產和有效利用公共機構檔案資訊」（National Legal Information Center, 2019），進行檔案管理不只是為了使行政事務效率化，而是其本身具有價值。該法共由 10 章 46 項條款、補則及分則所組成，在制度和實務方面，《公共機關檔案管理法》內容方向大致有：

1. 建立檔案管理機構體系。
2. 導入檔案管理專家制度。
3. 對公共機關明文規定檔案的生產義務。
4. 建立一個法制框架，使在檔案生命週期中的檔案進行統一管理，即讓檔案連續體理論的實踐成為可能。

除此之外，還有將先前未管理的總統檔案及機密檔案建立保存管理的依據；進行檔案鑑定，使可公開的總統檔案成為公開資訊；並建立

檔案管理標準化的法律依據；對任意銷毀或隱匿檔案的行為制定處罰條款等。由上述措施可知，透過該法可以使檔案管理的改革得以實行（Suh, 2009）。

盧武鉉政府從 2004 年 7 月開始發展「青瓦臺檔案管理系統」。於 10 月在國家檔案館設立「檔案管理革新企劃團」，11 月在「政府革新地方分權委員會」設立「檔案管理革新專門委員會」。在青瓦臺、檔案管理革新企劃團與檔案管理革新專門委員會三方分工合作下，2005 年 4 月制定了檔案管理改革基本政策文件《檔案管理革新指南》（Kim, 2008）。這是韓國歷史上首次正式發表有關檔案管理的國家政策文件。

且在盧武鉉政府的領導下，亦對《公共機關檔案管理法》進行全文修訂，並改為《公共檔案管理法》，並額外制定《總統檔案管理法》。

《公共檔案管理法》於 2006 年 10 月 4 日公布，目的是要透過數位政府實現行政環境的改變、提高民眾的知情權意識、擴大政府資訊公開制度的政策、檔案管理領域的研究及實務能力的積累、改革性法規的施行。由此可見，對檔案管理認識的缺乏和先前的錯誤慣例等原因，即為檔案管理相關法規重新修訂的背景因素。此外，透過《總統檔案管理法》，對於總統檔案的範圍和所有權歸屬、總統檔案的公開及保護體系的建立、對總統檔案的專業審議機構的設置等諸多內容，給予了法律上的依據，改善了先前法規中未能反映出總統檔案的特殊性（Suh, 2009）。

（四）轉換期

最後是轉換期，國家檔案館根據 2009 年 6 月所推出的「國家檔案管理先進化策略綜合實踐計畫」提出了「實現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先進檔案管理」之願景和 4 大使命，分別為：1. 展現充實的檔案管理以成為值得信任的政府；2. 強化國家檔案管理基礎，擴充先進基礎建設；3. 以檔案資訊

資源化和便利的服務，引領知識資訊社會；4. 形成韓國檔案文化的全球國家品牌，以提升國際地位。且依據上述之願景使命發展出 12 項任務及 36 項細部課題（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2009）。

但隨著對檔案管理的認識不足和迴避、政策當局解決問題意識弱化等現象開始浮現，導致各機關的檔案管理不能正常運作，檔案管理領域人才流失的憂慮正蔓延開來。其中人才流失的現象，可以從目前有開設檔案管理學專業課程的研究所報考人數不斷減少看出，這也成為可能阻礙檔案管理發展的因素。韓國的公共檔案管理在經歷發展期後出現了飛躍性增長，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飛躍性的增長並不均衡。在公共檔案管理水平方面，中央和地方、一般行政機關和教育行政部門之間存在相當大的落差，且行政部門和其他憲政機構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距。另一方面，儘管公部門的檔案管理，藉助完善法律制度和強化基礎建設投資而逐漸發展開來，但私部門的相關問題尚未受到重視，只能緩慢發展。而民間部門的檔案館，即企業、大學、各種團體、主題檔案館等數量不多，且在整體上的基礎建設也不足（Seol, Kim, & Lee, 2018）。

但在為解決日益增長的多種電子檔案資料下，所提出的合理管理和長期保存問題方面，韓國的資訊通信技術正好發揮助力。值得一提的是，隨著以流程和系統創新為核心的檔案管理政策的推進，韓國的公共檔案管理系統在短時間內已經發展到相當水準，也累積了不少技術。以《關於公共機關檔案管理的法律施行令》為契機，1999 年韓國檔案管理專業人才教育也開始呈現質與量的增長。截至 2020 年 1 月為止，韓國全國計有 25 所大學的 26 個研究所與 3 個檔案管理教育院培養檔案專才（Kim, 2020），透過該教育制度所培養出來的檔案人才，截至 2019 年為止已達到 982 人（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2019, 2020）。

參、韓國總統檔案館發展

從 1948 年到 2010 年間，韓國共歷任 17 位總統（15 位總統和 2 位總統代理），在任期間產生了許多公文、行政文物和總統檔案。但韓國意識到公共機關檔案之保存議題時間尚短，尤其是在 1987 年《政府公文規定》修改之前，對於總統檔案管理及保存的法律制度或規定仍未臻完善。

直至 2007 年 4 月制定公布了《總統檔案管理相關法律》（以下簡稱《總統檔案法》）。《總統檔案法》含括了總統檔案的保存及修護兩個方面，是為了保障公共檔案中最重要總統檔案的收集及保存，並為了國家及國民穩定且有效地保護國家機密。根據《總統檔案法》，設立總統檔案館的目的是為更專業、獨立地保存、管理和利用總統檔案。2006 年 8 月國家紀錄院設立總統檔案管理任務小組，同年 12 月該組隨同國家紀錄院進行組織改造，新設成總統檔案管理組，並於 2007 年 12 月設立總統檔案館。

總統檔案館的功能如下：

- 一、制定和實施總統檔案管理的基本計畫。
- 二、總統檔案的收集、分類、鑑定、描述、保存、淘汰及相關統計的制定和管理。
- 三、對機密檔案及非公開總統檔案進行週期性的再整理。
- 四、對總統指定檔案進行保存與銷毀。
- 五、公開閱覽、展覽、教育和推廣總統檔案。
- 六、總統檔案相關研究活動的支援。
- 七、歷屆總統在任時及在任前後的個人檔案收集、管理等。

而根據總統檔案館的功能，其業務大致分為 4 大部分：

- 一、收集總統檔案和支援總統檔案產生機構。
- 二、構建管理描述體系。
- 三、保存總統檔案與建構修復基礎建設。
- 四、確立國民親和性服務體系。

總統檔案館持續促進總統檔案的產生及移交工作，對於總統檔案產生機關，提供檔案管理方面問題的諮詢和持續追蹤。而對藏有歷任總統檔案的個人、團體或機關等潛在移轉機關或捐贈者，以及構建總統檔案固有的管理描述體系，另外以有效、系統地保存和利用、設計總統檔案分類體系並制定相關規則和方針。除此之外，還將總統檔案館所收藏之檔案提供閱覽、應用、展覽，並對前任總統、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檔案使用者，打造專門的閱覽環境，亦為學界和研究者策劃相關研究項目。

總統檔案館在開館後的 10 多年間，隨著總統檔案在政權交替及政治狀況下，反覆成為爭論的焦點，且其在檔案服務中也暴露出了總統檔案館的侷限性。在設計展覽內容或製作推廣產品時，歷任總統之間的公平性是優先考量因素（Presidential Archives of Korea, 2018），這是總統檔案館的缺點，也是該館在展覽服務上所存在的侷限。從表 1 韓國總統檔案館收藏表，可以發現自盧武鉉政府公布有關總統檔案的法令之後，總統檔案的數量開始暴增，但在考量政治中立性、政治敏感性、公平性後，未能有效地向國民提供總統檔案館擁有的檔案。同樣地，在線上服務的部分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根據總統檔案線上內容的中長期發展計畫顯示，線上內容需要考量到總統檔案的質量和總統檔案公平性這兩項限制。因此若在不考慮檔案的內容及數量，僅以找出歷任總統都有，且相似的檔案內容前提下，是很難挖掘出素材的。總統檔案館的服務形態，與其他公共機關的公共檔案館和私人總統紀念基金會有很大的差異，也是總統檔案館的特殊所在（Lee et al., 2018）。

肆、結語

總統圖書館雖以圖書館為名，但實際上類似檔案館、圖書館與博物館三者合一的綜合體（薛

表 1 韓國總統檔案館收藏表

類 (單位) 總統 (執政時間)	文件		視聽 (張/件) (電子+ 非電子)	行政 文物	行政資訊 數據 (件)	網頁檔案 (件)	刊物 圖書等 (冊/本)	合計
	非電子 文件 (件)	電子 文件 (件)						
李承晚 (1948-1960 年)	26,056	-	65,198	16	-	-	3,941	95,211
許政 (代理) (1960 年 4-8 月)	173	-	-	-	-	-	115	288
尹潽善 (1960-1962 年)	3,044	-	287	-	-	-	312	3,643
朴正熙 (1962-1979 年)	62,433	-	13,986	623	-	-	540	77,582
崔圭夏 (1979-1980 年)	11,216	-	19,453	2,294	-	-	3,543	36,506
朴忠勳 (代理) (1980.08)	48	-	-	1	-	-	-	49
全斗煥 (1980-1988 年)	43,266	-	54,241	1,673	-	-	561	99,741
盧泰愚 (1988-1993 年)	39,516	-	7,081	388	-	-	263	47,248
金泳三 (1993-1998 年)	97,717	-	31,942	3,178	-	-	1,579	134,416
金大中 (1998-2003 年)	305,454	-	18,560	2,147	56,877	411,876	1,643	796,557
盧武鉉 (2003-2008 年)	546,462	739,312	739,619	2,756	883,921	4,971,158	14,728	7,898,026
高建 (代理) (2004 年 3-5 月)	257	-	1,546	-	-	-	42	1,845
李明博 (2008-2013 年)	436,830	592,123	1,407,352	3,496	3,298,129	5,134,137	7,797	10,879,864
朴槿惠 (2013-2017 年)	175,352	545,688	1,587,211	1,349	4,985,022	3,931,042	3,424	11,229,088
合計	1,747,824	1,877,123	3,946,476	17,921	9,223,949	14,448,213	38,558	31,300,064

資料來源：Presidential Archives of Korea (2019)

理桂，2000）。韓國檔案管理發展至今 20 餘年，並於其發展期（2000-2007 年）和轉換期（2008 年以後）之間，開始思考發展總統檔案館。時至今日，韓國有國家設置的總統檔案館，也有私人基金會所成立的總統圖書館。為此也產生了針對上述兩機構所進行的比較研究，根據 Lee Young-Ji 等人（2018）的研究，大致上可歸納出總統檔案館與私人總統紀念基金會兩者之間的差異。主要

可從機構的政治獨立性、收集的資料與各自的服務功能，這 3 點來進行比較。

根據連秀芬、吳虹冠（2019）的研究，美國與韓國兩國對於總統檔案管理都各自有一套符合該國國情的準則。而臺灣《檔案法》的制定始於 1987 年，至 1999 年制定完成，期間經歷國史館、行政院及立法院階段，費時 12 年時間。各個政府機關進行檔案管理也行之有年，且針對總統檔

案先後也有《檔案管理局總統文物管理要點》（2004年廢止）和《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的法源依據。但是由於各種歷史背景因素，就總統檔案的典藏而言，國史館與檔案局之間的立場可能有些尷尬。因為在法源上，國史館只能典藏總統從事各項活動所產生不屬於檔案性質的文物，而檔案的部分則是由檔案局負責徵集典藏。

因此，上述的問題除了法源外，也可以追溯至對於「總統檔案」，或者是「總統文件」一詞的認知。在韓國，根據《總統檔案法》定義總統檔案為：「與總統執行職務相關機關所產生、接收及保有之文件，以及具有國家級保存價值之總統象徵物」（National Legal Information Center, 2019）；臺灣則在「總統文物」和「總統檔案」這兩者名稱的適用性及定義看法上有分歧，根據寶薇薇（2002）的研究，有廣義認定「總統文物」

是涵括「總統檔案」，以及「總統檔案」內含「總統文物」這兩種說法；但也有根據二分法，須遵循《檔案法》規範分為「總統文物」和「總統檔案」。不過在現行架構下，可以基於國家資源整合分享，加強兩機關之間更多的合作，例如共享館藏資源或進行歷史研究，也可以透過館際合作的模式舉辦展覽，以充分使用空間，或整合網路資源建立平臺，將雙方現有的線上目錄及檔案內容提供給民眾查閱及閱覽，甚至是締結為姊妹館合作模式（連秀芬、吳虹冠，2019）。或者將國史館轉型為總統圖書館，如此一來，國史館是否維持隸屬於總統府之下又是一問題，又或者與行政院下的檔案局進行整併，再改隸於總統府。不過涉及總統府與行政院不同組織體系、業務職掌、人事調整等問題，仍需要由兩機關進行審慎評估。

參考文獻

- 王正寧（2003年10月21日）。催生李登輝圖書館 程振隆：保存若是有法源 李登輝願捐文物。《聯合晚報》，2版。
- 吳宇凡、薛理桂（2013）。我國與韓國總統文件管理發展歷程比較。《圖書與資訊學刊》，82，69-94。
- 李欣芳（2019）。國家檔案高達45座101國家檔案館興建受矚目。檢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943969> (Jun. 16, 2020)
- 李欣芳（2020）。興建李登輝圖書館？總統府：將與家屬討論。檢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64944> (Oct. 14, 2020)
- 周旻邑、莊詒婷（2010）。韓國國家紀錄院國家與總統檔案新館簡介。《檔案季刊》，9（1），92-101。
- 林資傑（2020）。政院編25億元建國家檔案館 加強開放及數位化。檢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910001225-260410?chdtv> (Oct. 8, 2020)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2020）。國家檔案館建館期程規劃（2020年2月18日）。檢自 <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03896> (Oct. 8, 2020)
- 連秀芬、吳虹冠（2019）。總統府檔案及總統文物管理法制之研究。《檔案半年刊》，18（2），14-27。
- 郭瓊俐（2015年3月13日）。「李登輝總統圖書館」BOT案中止。《聯合報》，A16。
- 薛理桂（2000）。美國總統圖書館之發展與功能。《圖書與資訊學刊》，32，55-63。
- 薛理桂（2019）。我國國家檔案館未來營運方向初探。《檔案半年刊》，18（2），4-13。
- 寶薇薇（2002）。《行憲以來我國歷任總統文物館理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 Jung-Ang Sunday website (2011). Photos are sites of history, I hope that many citizens see them.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5658521> (Jan. 10, 2020)
- Kim Dae-Jung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website (2020a). Greeti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djllibrary.org/cn/info/libGreet> (Jan. 10, 2020)
- Kim Dae-Jung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website (2020b). Library guid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djllibrary.org/info/kor_faq (Jan. 10, 2020)

- Kim, K. Y. (2008). *Records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 2003~2008*. Seoul: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Innovation & Decentralization.
- Kim, S. Y. (2019). President Moon "I haven't ordered the individual presidential archives, I don't want it"..... Blanking instruc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ankyung.com/politics/article/2019091160357> (Jan. 10, 2020)
- Kim, Y. S. (2020). A Study on the Policy of Improving Archival Professionals' Education System: Focusing on the Accreditation System. *Journal of Korean Society of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20(1), 159-175.
- Korea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6).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ecords Management*. Seoul: Korea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Kore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ociety (1989).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ecords Preservation Work*. Seoul: Government Records Preservation Office of Korea.
- Lee, S. H. (2009). Reform of the National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 and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Korean Government from 1948 to 1964. *The Korean Journal of Archival Studies*, 21, 169-246.
- Lee, S. I. (2008). Re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 during the 1980s to the 1990s. *Journal of Korean Society of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8(2), 5-38.
- Lee, Y. J., Oh, G. Y., Jung, S. J., & Youn, E. H. (2018). A Study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residential Archives and the Private Presidential Foundation. *Journal of Korean Society of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18(4), 69-97.
- Minjuroad(2020). Kim Dae-Jung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injuroad.or.kr/location/340> (Jan. 11, 2020)
- Nam, Y. J. (2011). *Efficien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ial Archiv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sidential Archives, Sejong.
- 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2009). *Comprehensive Action Plan for Advancement of National Archives Management*. Seoul: 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 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2015). *Presidential Archives: 2015 National Archives white paper*. Seoul: 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 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2019). *2019 Government-affiliated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Archives management initiatives*. Seoul: 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 National Archives of Korea (2020).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Records Management Ac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theme.archives.go.kr/next/common/viewEbook.do?singleData=N&archiveEventId=0028470968#9> (Oct. 23, 2020)
- National Legal Information Center (2019). Presidential Records Management Act. Retrieved from <http://www.law.go.kr/%EB%B2%95%EB%A0%B9/%EB%8C%80%ED%86%B5%EB%A0%B9%EA%B8%B0%EB%A1%9D%EB%AC%BC%EA%B4%80%EB%A6%AC%EC%97%90%EA%B4%80%ED%95%9C%EB%B2%95%EB%A5%A0/> (Jan. 12, 2020)
- Presidential Archives of Korea website (2019). Current status of archives. Retrieved from <http://pa.go.kr/portal/info/report/recordReport.do> (May 11, 2020)
- Presidential Archives of Korea (2018). *A Review of Individual Presidential Archives Models and 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Sejong: Presidential Archives of Korea.
- Seol, M. W., Kim, H. K., & Lee, W. K. (2018).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or Strengthening Expertise in Public Records Management. *The Korean Journal of Archival Studies*, 56, 5-48.
- Suh, H. R. (2009). A Chronological Review of the Public Records Management Policies in Korea From 1948 to Present. *Journal of Korean Society of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9(2), 189-214.
- Yi, K. Y. (2003).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structure of records &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of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Archival Studies*, 8, 3-56.
- Yonsei University (2020). Kim Dae-Jung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nsei.ac.kr/sc/campus/affiliated10.jsp> (Jan. 11, 2020)